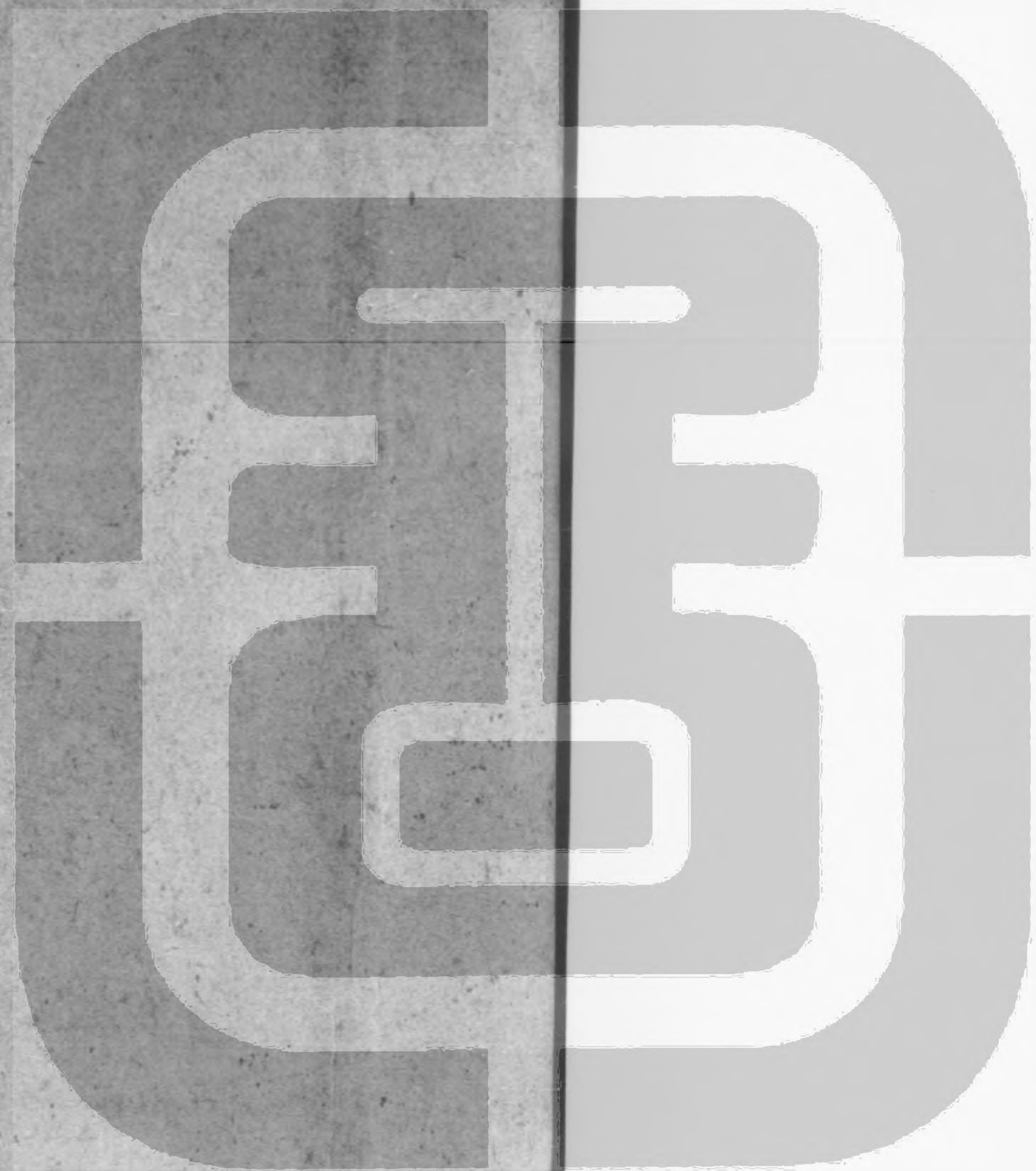






說學齋稿 上冊





此說學齋稿乃危太樸自書震  
川先生錄諸吳純甫氏然已軼其  
半僅有賦頌贊記序一百三十五首  
其餘碑誌書傳之屬無有也憶道  
光丁未在都中見明人舊鈔全  
帙名流題識甚多末有金星輶  
跋予直十千不售翌日訪之則  
為它人所得矣今見此震川所錄  
跋本於廣陵卷端有印文曰朱



十藝尊錫毫知為彙書亭藏本  
亟鈔而收之行篋業 才祕所儲  
以印此本善雖不獲窺全豹究  
出於太樸所自定較勝其後人  
所編十四卷本耳而京師所見  
星軺奉卷往來余懷矣咸豐  
七年立秋日常璽翁同書跋

說學齋稿目錄

三節臺賦記

臨川危

素太樸著

別友賦送葛子熙 癸酉

存存齋賦 庚寅

望番禺 庚寅

經歷圖贊 庚寅

異石銘 庚寅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 庚寅

賜帛頌 庚寅

蘄春縣興學頌 庚寅

興學頌 辛巳

趙步院 甲申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丙子

遊牛頭山記 戊寅

餘姚縣覈田記 甲申

盜發彭府君墓記 甲申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甲申

友樵齋記 乙酉

清嘯軒記 乙酉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丙戌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丙戌

殿中司題名記

洪贄孔子廟素象記 丙戌



照福寺法堂記 丙戌

元儒呂先生道行記 丁亥

金溪縣梁安峽義度記 丁亥

蓮華寶勝寺記 己丑

安公堤記 己丑

江州路能仁寺三門記 己丑

靜明書塾記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己丑

儒英閣記 己丑

蘭溪橋記 己丑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己丑

懷德書院記 己丑

王左山房記 己丑

雲林圖記 庚寅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庚寅

無量壽菴記 庚寅



雲臺大隱記 庚寅

翊正司題名記 庚寅

吏部主事題名記 庚寅

龍山堂記 庚寅

文始道院記 庚寅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庚寅

石鹿書院記 庚寅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辛卯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辛卯

賑卹樂戶記 辛卯

趙氏家法記 辛卯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辛卯

陳氏尚德堂記 辛卯

世學樓記 壬辰

揚州正勝寺記 壬辰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壬辰



揚州普門禪菴記 壬辰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癸巳

金谿黃氏墓記 己未

南豐曾氏祠堂記 乙未

兵部續題名記 乙未

靜修書院記

臨川危氏家譜序 乙未

平徭六策序 癸酉

楊氏族譜序 甲戌

送琴師張弘道序 甲戌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乙亥

送史縣尹詩序 丙子

送陳子嘉序 戊寅

釋洙翠長文集序 戊寅

張文忠公年譜序 己卯

武伯威詩集序 己卯



趙鈴轄傳序

借書錄序 壬午

太平十策序 壬午

山菴圖序 癸未

夏小正經傳攷序 甲申

君臣政要序 乙酉

昭先小錄序 丙戌

送葉庸生序 丙戌

李節婦詩序 丙戌

送湖洲吳教授詩序 丙戌

送鄒景孟序 丙戌

承宣集序 丙戌

孝經序 丙戌

勤江送別圖序 丙戌

溪香文集序 丙戌

送彭公權序 丙戌



漢藝文志攷證序

本政書序 丙戌

贈潘子華序 丙戌

送葛子熙序 丙戌

黃氏族譜序 丁亥

舒文靖公文集序 丁亥

送劉子鉉序 丁亥

仙岩圖序 丁亥

經邦軌轍序 戊子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戊子

送教巡檢序 戊子

史館購書目錄序 戊子

蘭橋毛氏族譜序 己丑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己丑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己丑



揚州新城詩序

己丑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己丑

送徐時之還句吳序

己丑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己丑

送道士李九成序

庚寅

送錙志伊采夫元文乘序

庚寅

送蘇縣尉序

庚寅

黎省之詩序

庚寅

送夏仲信序

庚寅

安福周氏族譜序

庚寅

太行書院文集序

庚寅

柳待制文集序

庚寅

宇文氏族譜序

庚寅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貴溪鄭氏家譜序

庚寅

雲松隱者圖序

庚寅



送李文翔序

定武王氏族譜序 辛卯

先天觀詩序 辛卯

臨川王氏世譜序 辛卯

三皇祭禮序 辛卯

廣信文獻錄序 辛卯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辛卯

馬易之金臺後藁序 辛卯

衛氏族譜序 辛卯

明倫傳序 辛卯

元氏世祿序 壬辰

玉堂集序 壬辰

送許巡檢序 壬辰

浸銅要畧序 壬辰

滴水集序 壬辰

永豐王氏族譜序 壬辰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癸巳

上都分學書目序 癸巳

艾斐英赤納思山百韻詩序 乙未

杜氏世譜考異序 乙未

說學齋稿

臨川危素太僕著

三節堂賦 乙酉

稽受祇於高堂兮奠饌輦之攸居際神元  
之興運兮肆疆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倣儻  
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於戰陳兮  
陳征討之訐謨信直道以近時兮轉漕輓  
於番禺屬群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



阨險阻以弄兵兮  
赤心而奮鬪兮  
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  
昭山鬼而乘孤嗟良配之嫠居兮  
而有三紀  
哀孤惻於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無父  
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扶携嬰疾疢以莫瘳  
兮吾豈愛於肌膚剝肱肉以和藥兮欣沉  
痼之獲蘇世驚嘆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  
撫素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於東湖葆遺  
器以積藏兮旋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  
皇兮思菟羅於文儒爰踵美於高科兮遂  
簪笏之滿家振羽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  
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極黎庶於泥塗雖余  
之骫骳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  
兮式原本於厥初



西不別友賦送葛子熙  
予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  
簡策以永歌兮視前行之逡巡悵風氣之  
日凋兮衆揉襟乎淖穢獨涼涼而奚適兮  
虞誹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  
庸何傷顧蹂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元黃  
思駮雲螭以高駝兮下覽觀乎四海帶玉  
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美人

此乃另一頁之文字，因被大水印遮擋，內容難以辨識。



於丹丘兮云抱樸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沆  
瀣兮夕掇園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  
悲黃農之不吾待並匪匪之良馬兮欲導  
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修予  
之慝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懷  
夫子之固窮兮雖制義而自安願甘旨之  
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念一門之孤惻兮  
而衣食之莫具洎奔走於泥塗兮歲冉冉

焉遲莫輟彭澤之權兮爰東憩乎錢唐撫  
句踐之故墟兮弭臺觀之榛荒颺高帆以  
度海兮仍群仙於雲陽凌棹桑而遐矚兮  
浴赤曦之嗚嗚盼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  
於諸馮何三千歲之寥寥兮大運若是其  
汙隆繫娛遨之足樂兮傷馳驅之勞勩扇  
朱光於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來至旋輕  
輶於汝賓兮將同來乎菟藿玩曾峯於翠



雲兮金谿有射麋鹿以為樂亂曰子何為

行兮吳越之鄉兮韶音之鏘鏘兮矯首以

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茫茫兮哀民生兮

曷時而康兮

繫太極之混淪兮存存齋賦為李孟幽為生化之本根庚寅離二氣

之闔闢兮暢萬物之滋蕃易道之廣大

兮脩吾身於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

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

匱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

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迷

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異



羽毛之頑冥彼委瑣之紛紛兮遂枯亡  
于外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于塵垢  
蔚嘉穀之羅生兮胡襍揉於稂莠懷咎繇  
之苗裔兮蚤奮迹於滕邦烟冰臺之交映  
兮粹白璧之無雙玩玄理於簡冊兮驅長  
才于海江爰書于史館兮持憲度于臺  
閣善和燮于群情兮或閭閻而諤諤沛大  
旱之甘霖兮蘓八紘之毒蠱退休沐而齋  
居兮撫易象而觀天亶存存之不息兮契  
洙泗之心傳雖道路之邈悠兮奚白首而  
不遷憶旋輞于虎林兮卻傾盖于京闕詹  
雲霄之軒翥兮莫策厲於駑劣葆貞白于  
歲晏兮追往行於前哲樂几筵之潔清兮  
陳左圖而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啟韋編  
而載愉託中情於藻翰兮著懿戒於坐隅



西漢循吏中... 新式圖... 為是... 雲雷... 不... 新... 武...

望番禺

有序

庚寅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

史臺遣監察御史錡振往按之振受賕

以欽察於前因噤而死未幾行臺又遣監

察御史杜訪其事得今衢州路總管

薛起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

遂合諸御史上章覈振後世有年臨川



危素聞而衆之作望番禺望番禺兮海  
氣沉沉青天高高兮白日為陰悲風滿山  
兮夜聞噫暗豺虎呀哮兮麒麟遊潛望番  
禺兮盡傷予心

經律 晉贊 庚寅  
猗昔上古 狃狃 號號 帝戰 涿鹿 遂生 亂民

唐虞命契 敷教人倫 廼設庠序 尊尊親親  
世變風移 彝典弗循 廼置刑威 法令式陳  
楚有君子 哀此頑嚚 表經附律 提要諄諄  
流行區宇 明德懷新 安得率土 返樸還淳  
各守厥職 葆其天真 上下四方 依然陽春  
刑措不用 而多鳳麟 我讚斯旨 爰詔無垠



異石銘有序庚寅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  
余其大三寸色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

笠跨驢白氣上貫中雙龍摩空而飛君謂  
其大父甘州守濶里伯脫驩公詣仁祖山  
佛寺得此石道中故蹟而藏之甚以蓋靈  
氣所鍾睹斯異物乃為之銘銘曰  
太和網緼二氣摩盪山川儲英竒石異狀



賦質正碧中含素文曄乎神人其行逡巡  
蜿蜿驚龍乘雲飛躍乾端坤膠轡回薄赫  
爾精氣騰為列星辰善匱而藏可百千齡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庚寅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

適長山朱氏宰安鄉公讀書於太平興國

觀既擢進士第入叅大政功名烜赫著在

竹帛後人指其遺蹟而咏歌懷思者無已

會宋中書舍人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珍

僑寓是邑廼作祠宇割良田以共祭祀俾



素述文刻諸臺下廼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赫乎功名  
睠茲安鄉為澧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岌  
公有遺蹟峩峩高臺世變事移過者興哀  
仲璧劉氏衣冠之裔僑居此邦仰止異世  
伐木甚良爰樹高臺俎豆載陳靈其來  
享陟彼崇丘懷其延佇竹江流滔滔歲不我  
與猗公之任載逢其辰孰使荆揚才傑沉

神 淪邈哉風奇彌以彌新篆銘貞石疑有鬼



賜帛頌有序

庚寅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

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罷命初賜時天祐

年八十有再賜時八十有三賜時八

十有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

道術善保啻其精神久隱市廛無求於世

藏書甚富以最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

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



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脩至此先王之  
所以治其天下民化而俗易成者也於是  
史臣素作頌以歸美於

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

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

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禮實敦

雖撫為即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

微臣天祐生於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颺馳

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

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架守一處和

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禋聖德

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蘄春縣興學頌

有序庚寅

蘄春縣長堃仙普化君既新廟學教授衛

子炎為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

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

灾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大

蓋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

產儒之在籍者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

於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



下大慙無以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  
出稟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  
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  
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  
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  
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弗備  
學之間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  
之費民知令之所嚮相勸從事於詩書而

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  
之頌使刻於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田多汙萊林有嘯呻  
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  
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  
蘄春有學以祀至聖棟橈宇傾曷以廣敬  
賢令聿至顧詹裴回乃鳩群工罔敢弗來  
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



雍雍童冠濟濟孺誦修行明經聯翩充貢  
弱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詞與人之頌

漢末有學以誦至聖  
勳建其法者王善文  
天蓋不共來此器  
身願勉勵  
建其表

興學頌有序 辛巳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

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

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

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

之在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稟食

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

立學設教所以作養人材脩國家之任使



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咸聚焉  
雖有長才秀民猶必待教而後明况於蚩  
蚩之氓乎二縣者在于畿內教之尤弗可  
以闕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  
京學規制已脩頌于五廟學未遑有作而  
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之于政可謂知本  
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歟抑以遭  
逢聖人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於

朝廷而無或沮止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  
思無負公之志哉公字九德在官守職  
若活海賈事皆可書今獨取其為政之知  
本者為頌之其辭曰維昔大帝即燕設都  
山高川回神明相扶廼作廟學於京於國  
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  
亦為宗廟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  
置師無學有弗聞見繫康里公寔蒞神京



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為余之責  
請示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瑟琴以歌雅南  
邁豆在筵有赫其臨匪公言行際時之盛  
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肅冠裾誦詩讀書  
凡百多士毋昧厥初

趙步院記甲子

趙步院在金谿縣南去四十里順政鄉之

梧桐里所可知者唐時興亦莫詳何年也

佛殿法堂識施財者黃諤姓名于梁修之

者米邦傑也延祐間寺無僧廼五年誕

聖之節禪居寺僧如瑛嘆曰趙

步院者亦我佛之祠也吾觀善以其道行

世者不階粒粟銖錢至於重樓廣宇魚鼓



相聞雖廢者宜有以興况興者其忍使之  
遽廢耶為吾學者坯屋巢木草食澗飲固  
何俟乎室廬之安然故有其地歷數百年  
坐視為榛莽狐兔之墟誠何足以勸哉况  
是日祝堂燔燼無存而茲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  
天子壽而茲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  
可乎于是請于有司入居之稍以度第  
子增置田園里人江大舉又施其居室蔬

圃若干畝後十有八年瑛已死其徒嗣平  
謀曰吾師之于趙步也勤矣

不可永永無聲界來人乃具顛末請予記  
予志學經世請得而言之國初郡縣有筦  
僧者其政令猛當此之時僧竭財給徵索  
追呼求覓者無虛日苟弗應罰責立見已  
奔走郡縣筦屨炊卧貴且夥故寺之貧者  
至鬻釜高鐘磬不足則散走



仁宗皇帝在東宮首罷所謂僧錄司者僧  
乃得蘇瑛之來趨步也實當仁宗在位  
感上恩深厚如此則以萬歲為祝者蓋上  
之情當報出乎中也然自罷去管僧者他  
寺之僧晏然無外撓田連阡陌而征役弗  
及然則精修萬行以躋正覺固其職也乃  
大不然豐車肥馬要結權勢昵聲色殖貨  
產知者可以埒封君不知朝廷所以

尊尚覆護者欲其超出諸塵見性成佛或  
足以裨治化嗚呼其亦可以深長思矣是  
鄉之人言瑛居趙步日惡衣食力種藝故  
寺得以不替其所以異於流俗也哉平能  
念其師之勤欲不朽賢已繼其後者讀吾  
記有所警也夫瑛號玉菴平號雲巖大舉  
者事毋至謹以相人術行數卽年九十餘  
終善釣魚故號釣舟子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兩子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若干卷  
第錄如上昔河南二程子之門英材甚多  
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  
立暨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  
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  
于世為甚盛其餘則幾于散亡磨滅豈不  
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其可



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于  
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棄其  
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  
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  
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  
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竒伯之孫原假  
以此書歸與友人黃昇讀之其字脫繆頗  
為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夫

文也者心之精微在焉故先生親得碩師  
而又善學其功于斯文為甚大嗚呼奮乎  
百世之君子尚有考于此編云







南唐周彥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  
明大及英臺寺一僧導余登兜率菴正近  
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腳迹及卓錫泉  
崖甚險余五人者皆懼而明大獨往來如  
飛猱嘗以笑更繇菴西去余與一元不能  
從而其能往者詫其竒勝讀南唐保大時  
所建佛窟寺碑實王文秉所刻文衰弱甚  
而刻文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至下西寺

僧道宣留飯壁間見恒山周昶文穆公之  
後皇慶間僉江西廉訪司事行部至吾撫  
卓然有政聲後至者率不及也詩雖無足  
觀余時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  
寺之由在鄰郡者悉不能復故徒衆繁多  
營營于衣食以故不及曩時之盛云聞祖  
堂寺有幽栖巖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憇  
西峰寺詣融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



東所刻而又有斷碑在地唐大曆中僧靈  
樽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觀幽栖巖榻  
文東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晉和之  
還上東峯望見兜率菴隱隱然在山上樹  
石參錯畫圖然一元顧善繼曰子與吾約  
結菴此其處矣不必他求也臨高而望自  
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  
年間金陵為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跡

既皆剏削消磨盡矣吾生值  
得與山僧道士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幸  
與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休明而



軍三餘姚州覈田記甲申

至正二年浙東道海右肅政廉訪司檄紹

興路總管府以餘姚州田賦未均廼屬同

知州事劉侯專治其事初大德四年嘗覈

實田稅既而籍燬于火執事于鄉里者往

徃增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于是富

者享其利而安處貧者罄其家而無告積

弊蝟興莫此為甚侯受檄以來出宿公宇



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須  
髮為變田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  
主為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畝田後易主  
有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實嘗以其所  
有說戶名至是思有奪之者廼自陳繼是  
自陳者五萬人或舊無糧今自實有至三  
五百畝者至于消積年之爭訟者七千餘  
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復

還其天者蓋多有之又覈站田一萬五千  
二百念餘畝俾得田者助其役其畫田之  
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  
簿又畫圖謂之魚鱗才次之圖其各都田  
賦則又有所謂兇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  
以脩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者焉計其  
凡六千一百三十餘畝綱目畢張如指諸  
掌候既交代而上官挽留之使不得去然



其號令行于下者如始至官非有以得于  
民者豈能若此嗚呼如侯者可謂能為民  
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字文大沉厚而  
精練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  
矣屬余以使事過是州者宿揚仲等請為  
文刻之于石使來者有考焉

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葬清

江縣建安鄉四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隣後

百八十年為元至順二年八月既望院

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冢扁石擲斷棺

毀尸棄河中盜其藏器瘞其師於上為浮

圖焉且偽樹小浮圖旁近以為驗彭氏子

孫涕泣號踣走趨于官清江縣檄太平岩



巡檢曹某來往按之僧出偽券以辨彭氏  
持忠肅公所志其母壙云左去府君墓二  
十步計之得實墓中所有磚皆朱漆書彭  
氏記曹君命啟之得新棺旁皆實以故磚  
出其所瘞廼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扇履  
具在有同郡楊君者乃當時志墓石存土  
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部  
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之

強盜減死黥僧為民隸有司充警復墓地  
彭氏余奉使過臨江購史館遺書作忠肅  
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世孫鏞請志發冢  
事今國子博士劉君聞與余論撰館事中  
曰吾為錄事臨江觀王主簿白其事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浮屠氏恒損己以益  
人若教本此之慘毒自恣卒蹈于刑辟惡  
睹所謂損己以益人耶世之人廼紛然求



福田利益于彼嗚呼何其惑哉後十有五

年至正五年二月記自茲年歲七十餘矣

勞憊伏乞夫若夫歸新舊六部其心誠

心信信爾事誠心誠信其信其信其信

事公爾事誠心誠信其信其信其信

公爾事誠心誠信其信其信其信

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

其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其信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樂

治人事神克盡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

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然去

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漸摩撫循使其心悅

而誠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廼

創書樓廟學之後入國朝至



元十九年縣尹翟君衡謀於故丞相馬公專祠楊氏請以貢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馬公以為宜迺得魏氏之際地于縣治之東高明亢爽山川獻竒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為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武廿七年覈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于書院其後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

舞文其間甚不足以仰承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正元年公之五世從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於君凱言于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於國初非害于法若何而靳又以上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



之學得之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寔朱文  
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  
紛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書院有  
田以自養田學于其間者他日出而仕于  
明時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師範  
焉可也是為記

左樵齋記乙酉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  
若哀屈大夫抱忠以死而寔自托焉余歎  
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之不遇者  
乎他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圖師大同之  
言曰鄉也子之過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  
作也先君子篤于學與時不偶退藏山海  
之間混混焉與樵蘇為羣故題其燕休之



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侍講  
學士鄧公書所為楚語刻諸壁間子其為  
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回其父武岡軍  
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蚤穎敏能盡讀之  
有闕遺必旁搜徧訪補完乃已其禮樂刑  
政冠昏喪祭以至天地萬物虞初禪官之  
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之若晏丞  
相之類要者總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  
藥食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  
曰吾為人子有子職安敢違膝下而他適  
故從之遊者踵相接于門間發成就者甚  
多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  
利大書忍貧二字于屏然不幸年甫四十  
死矣嗚呼君之畜學不可謂不勤君之制  
行不可謂不慎而卒隱約于山林方強而  
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齋者



界上虞會稽二邑之境當楊梅峯之下襟帶  
淞江有樹石之勝西曰日鑄山歐冶子  
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  
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  
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于是而能世其業  
者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而已  
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  
又重葉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余性嗜恬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  
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  
清坐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卿疏暢喜交  
遊間往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  
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他日君請記  
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名者吾聞其二  
人孫登嘯于蘇門劉琨嘯于晉陽君之嘯



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  
承平無一毫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  
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君方將以  
才出用于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乎登  
之嘯也何居君輒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  
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  
為余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溪虎高柳  
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尚從壽卿  
而求之因書以為清嘯軒記



休寧縣尹唐君丙戌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賦役均嗟乎賦役之難均也以矣大抵江

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取諸土田戶口之貧富無恒業土田之貿易無恒主由是雖欲其均卒莫能均况於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舞乎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乎下果誰之咎歟余



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  
役者蓋得三人為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  
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谿縣尹趙君其  
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終始卒成  
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願今又聞吳  
興唐君為縣於徽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  
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問民不便  
者皆以賦役不均告君曰吾不可使胥曹

任其事為其並緣為姦蠹也乃聽民自推  
擇廉而幹寔者諉之五月甲子鄉各舉

二人君置酒縣堂中命之戒以毋私毋擾  
毋欺期三月以籍至縣八月竣事上其籍  
于郡民情大悅歌詠載道于是父老請伐  
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余固樂  
君之慈祥清簡號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  
其民樂生安業于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



風哉君名隸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嘉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藝名家而已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丙戌年  
國子助教歲從章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  
給駟騎公車學正或學錄一人伴讀四人  
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書十人兼管甸  
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初留守  
司供稍食至正五年罷獨國子監自大都  
計錢粟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其宣  
徽院頒尚醞中書省御史臺集林院官必



至所以奉明詔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宣  
徽三院至不至視其人今年素與學錄趙  
性端寔來暇日邇而求之助教之可考者  
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二年闕學正  
錄伴讀之可考者自延祐元年始于是諸  
生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故有記今若  
等刻石傳永久不亦善夫傳有之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壞此不可壞

諸生勉旃



殿中司題名記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司

題名有記從故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

史哈藍朶兒只公使來請記之惟自昔帝

王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

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禁衛之嚴所以示

等威昭上下况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

可以不肅其奏對或病于政儀文或愆于



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從幸者  
不出三日皆以闕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  
得糾其罪此殿中侍御史之職號為清要  
者歟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  
者其可不竭其忠貞思以稱塞哉至若知  
班之始置所以舉不如儀者其後兼主文  
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是歲知班  
幹王倫魯孫和通事閔寶譯史哈刺章實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丙戌

至正三年灤陽諸生李泰買地於懷來縣

洪贊驛西北作孔子廟驛令雲中藥溫實

贊其成五年站戶長宣平王訓出錢素孔

子象六年泰又出錢率衆從享顏子

而下十有四乃走上京求記之懷來古

為絕塞洪贊去其縣遠甚厥今近在邦畿

遭右文之世故雖山谷僻深聖人之化亦



無不達也。泰居隱約之中，能率其民習于  
俎豆而溫之職，思其外誠賢哉！使仰瞻乎  
德容之盛，其必有所興起者矣。

昭福寺法堂記  
丙戌

浮屠師繼清，其所居昭福寺，新作法堂。

始末至京師，屬邑人危素記之。按寺在金

谿縣南五十里。後唐紀歷中，頭陀僧進明

創之，中廢。宋淳化中，鄉人請項山悟空禪

寺僧善津來，主之。津之徒曰用和，和之徒

曰如陵，開慶間改律為禪。而靜思寺僧妙

冲來，主之。既而冲請復律，冲與陵之徒並



傳而俱有之焉今僧曰希晃希和正寧正  
宗大冲之傳也而繼清與正朗陵之傳也  
初善津用和相繼興造寺宇如陵新作法  
堂元貞中大冲之徒曰如壁乃更作之其  
後嗣僧維仁主寺事鳩材未建而仁卒晃  
繼主寺事仁之徒曰正寧及希和繼清皆  
竭力相成經始于至正四年五月朔明年  
九月望法堂始成堂凡七間費中統鈔萬

貫鄉人以財來助者凡五之二中堂之後  
為觀音閣則希和靜思寺僧維寧及朱琛  
助之嗚呼佛之學非言語所能既然其書  
之多至于幾六千故浮圖氏必有演說  
之地此法堂之所以作也東南兵革休息  
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佛學與之土田蠲  
其徭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無所憂虞然  
自放于矩度者亦有之矣吾邦山深谷邃



無外物之誘如昭福之徒能篤志問學以  
自修飾而致力于斯堂其勤如此記有所  
不得辭也

元儒呂先生道行記

先生諱虛夷字與之姓呂氏奉化人世傳

家始生時母以呂氏上世止一子傳家否

則必為浮圖道流不浴者三日嫂胡憐之

自為乳哺少嘗執事勤象山二縣廷異得

微祿以養母母歿遂謝去入天台之桐栢

山崇道觀著道書益治經史皇慶間詣慶

元報息觀吳尊師受祈風雨役使鬼神之



法有王翁者築館象山之鬱溪盖島嶼孤  
絕處先生禱雨而應王翁因留共處是為  
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為之記  
至正元年慶元旱五月禱雨郡治雲起西  
北狀如天人執伏官吏驚呼再拜頃之大  
雨臨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趙候由松招之  
主福順觀建大閣以奉四明洞天之神先  
生好義而質直端謹而和易安貧守道不

事華飾不趨勢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具食  
通禪觀之學沙門師恢大章噩無夢銘古  
鼎俱有倡和之作嘗與翰林侍講學士同  
郡袁公僧岫雲外坐松陰講老子或繪為  
圖吳公又為之贊其待鄉曲至厚喜必慶  
憂必弔傳士袁士元有疾經歲不愈先  
生冒寒暑履冰雪求醫請禱久而不怠他  
日來視疾度河風浪忽作舟覆而溺先生



徐起色不為變曰無使病者聞之為我  
驚也同舍生項誠之久客杭老而無依先  
生親往迎之愿終其身與處然既隱居無  
求于世至杭之吳山見古梅及藤蟠曲竒  
怪乃以為益友四年二月丙辰無病而卒  
先是郡人金諒有山在鄞東湖之西亭豫  
為先生營壽藏至是其徒奉冠劔瘞馬傾  
城往送雖軍卒小夫亦設祭道次授法者

諒及錢津與諸父遊作天壇道院築誓壇  
以藏其書曰老子講義 卷普齋文集

卷先生所以自著曰瀛海紀言十有七卷

皆一時名人為先生所著初吳尊師別有  
館在城東門入吳某毀之先生嘗遺命于  
師力欲復之奈勢者陰庇吳某不能直故  
其歿也猶以為恨云素弱冠始識先生信  
之龍虎山若神交者後四年偕徒步往見



吳公于撫之華蓋山時吾郡處士孫君履  
常吳君仲谷相與登臨嘯咏意歡如也又  
十有八年素事適鄞而先生化去踰月矣  
嗚呼悲哉葛邏祿廼賢與其徒鄭守仁請  
先生之遺事并藏焉

金谿縣梁安峽義度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  
石壁峭險兩崖雙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

上游有度曰馬頭度峽東而水深不可徒  
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不恭慨然曰吾  
先君葬梁安山之中距度才二里於是作  
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度者息肩于此  
以永嘉浮圖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



膽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  
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  
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  
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  
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  
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  
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  
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

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  
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  
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顧  
有司率急于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  
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度之舟悍夫  
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  
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  
亦莫之能草鳴呼可勝嘆哉今張君與州



里之賢豪致力于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  
財披腴田無少靳惜斯亦可以言非義歟  
乃為書之以示來者

蓮華寶勝寺記

記

豫章僧志祐來遊京師以事狀告於臨川

危素曰吾居寺在南昌之境曰蓮華寶勝

寺有田三百餘畝唐尚書右丞相贈司徒

謚文獻張公祠堂在焉宋興間田之在官

塘者為民姚氏所據主僧澄江力歸之至

于今公牒具存澄江復環寺種竹積歲多

至三萬餘个入國朝僧至寶作室四楹竹



間榜曰蓮溪書院泰定初僧紹能將逝囑其徒曰吾沒後汝力于為善于是僧覺先作善法之堂至順初僧紹定與長者萬仁作石橋于寺西曰萬年之橋再紀至元之二年主僧宗慶與僧德寧以公庫餘財建三門西廡僧德淳作亭寺前曰鎖翠亭建外門曰碧蓮梵景明年覺先出財建海會堂及東廡又明年領住持事至正五年新

佛殿直堂伽藍神祠洎請塑像包厨庫庖與夫器物百須無所弗悉因請為記志祐且曰諸師之相繼致力于寺事後何可忘及張公之遺跡久而益著君其得無意乎按張丞相說最親重公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公進中書舍人會御史中丞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事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阻



格之公謂說曰融新用事辨給多詐公不  
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至是融又請吏  
部置十餘銓公治選事說亦不從融恨恚乃  
與崔隱用李林甫謀中傷說遂罷相公亦  
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  
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公之在官豈嘗休  
于此耶惟公起自領海舉道侔伊呂科立  
人之朝直道正言身之進退係乎天下之  
治亂蓋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彼為浮圖氏  
學既已出世而離倫而能崇敬先賢嚴其  
祀事顧豈可與淺見薄識者論哉自澄江  
師而下皆宜表著其功以勸示來者



安公隄記己丑

至正八年簽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

安侯以選為龍興路總管既至官均賦役

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何連月

不雨侯徧禱郡祀已而淫雨不止禱而又

應江水暴溢居民築隄漂溺禱諸水神水

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徑湖中春夏

溺則人馬俱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



喟然歎曰修築吾職也欲命之屬吏則慮其並緣以厲民廼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屬諸翠巖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衆力為之曾未經時而隄城長若干丈當其要伐石為橋下䟽水門行者悅服衆合辭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余鄰郡之諸生備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刻文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僑以乘輿濟人于溱洧子

輿氏譏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杠輿梁是已侯之作是隄于是知為政矣皇王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敝而鰥寡之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急于為治之意可知已顧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之行省以憲府可謂重且難矣以侯剔歷中外聲望素著畀以千里之任侯亦夙夜憂勤思殫



其智慮以是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其智慮以是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其智慮以是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其智慮以是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其智慮以是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太平二年沙門

祖道瘞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餅金銀鐵

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昇時軍師威烈公何

洙廼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

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于兵火天聖

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修葺尚書禮

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已而名師有若白



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因相繼主  
斯寺號為藁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  
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  
熙十四年有僧來自天台嬉笑怒罵類狂  
易者人目為風和尚一旦與僧智聰富民  
巨賈為之興修事具洪文敏公所為記宋  
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田人因而有  
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

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顯力造  
作人爭致財縣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興  
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  
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廿有七年而  
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  
師嚴學行淳備選而住持四方學者相慕  
而至乃修僧堂象寮百爾器備而居者始  
安顧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黃仁歲以



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  
惟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蛇口湖尾者六  
百有餘畝收粟以繼于是食粗給矣仁復  
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為施而然燈  
之費無復屑屑求諸市人六年夏大風雷  
兩壞三門乃遡江至荊州玉泉景德寺福  
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  
亦以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良

材之于荆值巨筏蔽江而下因得檜栢四  
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為屋五  
間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于舊官府  
民庶知師嚴之公而能勤皆出錢助之九  
年夏丹雘甃碱訖工使弘教至京師求余  
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  
相無願三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  
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其舍彼



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無深造上乘  
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  
方世界一佛真法身也又有所謂三門耶  
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法苦好修不  
自表襮觀斯言也為其徒者宜于此有所  
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  
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於  
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  
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植正道之  
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者也其為學也上  
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  
業夙夜匪懈使先生用于當世推之功業



固鑿鑿而精寔然隱釣約于閭巷終以老死  
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  
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  
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度尊度題其室曰  
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  
數十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曆至順間數拜  
先生于家其所以啟迪訓誘者固無所不  
用其情焉瞻其風采如孤峯絕壁莫可得

而近也若素之凡陋其德不加修而行義  
無以踰人也歲月不居侵尋遲莫因仰思  
先生之盛心果何若也而乃有以圖報哉  
先生雖已沒矣然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  
者襲而藏之使天下後世聞風之士有欲  
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  
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之方增  
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







一員以田澍為之都事一員王壁為之至  
正元年又復以經歷兼經筵叅贊官此其  
沿革之大凡也哉九年夏學士承旨鬼名  
公買訥謀于僚友又刻石載名昭示永久  
屬經歷闕汪古君禿堅帖木兒以其勲臣  
家子選為都事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于  
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焉既其君屬素為  
述之素竊稽往古前代代言之官纂修之  
職皆號為清華之地國朝合而為一勢嚴  
而事重其所贊畫幕府者簿書稀簡獄訟  
不聞蓋一旬之間亦三至公署而已矣則  
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  
仁宗皇帝蓋常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  
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  
是官者其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其言其行不與所... 文淵乎... 宗皇帝... 陳其... 不... 而... 難... 儒英閣記

儒英閣記

己丑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

制謚獻肅柴公之六世孫季承作高閣南

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書因其姍兄陳君

汝賢至京師以我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

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表正肅公銘公

之基有曰維是獻肅卓哉儒英則請以儒

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承之意俾記其閣方



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柄國誣害正  
人以濂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  
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奮筆曰自  
幼習讀程伊川書以取科第如以為偽不  
願考校于後遷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  
切直其守襄陽兼帥漕事提點浙西刑獄  
刺舉克當其在經筵所以陳說者皆崇正  
黜衰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

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  
論通古今唱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  
未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所以  
為儒英者歟然其時君惑于讒衰使公用  
不盡其才儒英之效未著于天下非可惜  
哉素昔承詔纂修宋史嘗為公立傳則公  
之高風大節足以震耀于後世而無憾焉  
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承猶以詩書克



世其家將繼世而為儒英為善之報其在  
茲乎素家去于越不三宿可至他日歸休  
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  
季承賦之辭其效未盡于天不非河計  
歲其香雅潔其性其德其行其用  
未其公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備而古今皆然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君子之德也

中馬蘭溪橋記記丑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其地曰蘭溪昔

產馬蘭俗又稱馬蘭橋馬蘭者紫莖翠葉

一名澤蘭宋之末橋廢橫木為略約車馬

必亂流而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焉春夏

之際溪水橫溢則往往阻阨弗得進溪上

有毛氏蓋自宋南度後江寧縣丞諱辨之

子弟由南城之龍蔭里實遷于此今二百



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既無孤處一室至正四年水旱疾疫並作翁病且革往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家塾以尊祖敬宗為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居鬻于龍虎山曾君日省曾君更治室宇扁曰蘭溪寓所命其徒閩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墳墓

皆在金谿歲時還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同里羅君義方請曰毛氏羣從常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乎哉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前唐州民匠提領毛君一夔督治之予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于宗族鄰里聞者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幾歲而役夫告成無復病涉翼至京師語余曰願有記惟斯橋距余家為甚



通余之少歲數過焉屢歎夫民之未有餘  
力以及于此曾君學老氏者年在耄耄是  
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  
心公而無私者歟是宜記之刻石道左後  
之仁人君子睹其將壞而修之庶幾曾君  
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于無窮豈非盛哉  
曾君字省吾毛翁字君實一夔字君堯翼  
字遇順高君字元適羅君字敬德橋之成

至正六年也九年四月甲子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

北望之則群峯叢映歛焉如一東西觀之

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憑陵而臂

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磴如堅壁固壘冠首

有堞面其前則攢巒複萼蟬聯星錯轟轟

嶷嶷更相朝捧其將至也回視環合若無

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環以



羣山而峯之得名三十有二一峯曰石蜃能吐納雲氣以占雨暘其中峰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曰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于朝更曰顯親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于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事載傳燈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菴光雲

菴慶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菴聰雪峯螺菴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為茲山重也國朝延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凡未備者德學師俱致其力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復燬于火衆皆號泣道元容色弗變徐慰



之曰此殆天數豈不聞成住壞空世間相  
也吾緣未盡當力復之何憂之有既而率  
諸好施者鳩工掄材以次興復雄麗倍于  
他日矣于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為  
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墉峻宇徧于京  
邑大者縣官為之嗟乎勞民加而求福田  
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  
之有餘貲者相與助成之則正學二師之  
行孚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足以  
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燈而  
見于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攷昔人記  
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懷德書院記己丑

少昊氏之四世陶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  
士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其後封于  
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公殊謂臯陶  
墓在焉州治之東古有臯陶祠地方一畝  
後隣扞獄湫隘弗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  
赤伯嘉納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  
為書院博求其基於民間屬軍千戶將建



公署于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  
負崇岡東西廿餘丈南北倍之而多十餘  
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  
義者皆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  
各四楹繚以周墻經始于是年和月舉  
明年月落成廼以書來屬素為之  
記素聞先儒之言曰唐虞之世道在臯陶  
嘗思之而莫究其旨蓋當此之時在廷之

臣德之相似者伯禹及臯陶耳伯禹之勞  
績著于臯陶臯陶之見知則密于伯禹禹  
之功天下所共知臯陶之功非虞帝與伯  
禹不知也禹即位之二年臯陶薨史記曰  
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及臯陶  
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斯言也其知帝禹之  
心謂舉不幸不及君臨天下而黎民固已  
懷其德矣是邦自臯氏分封之後至于今



三千六百餘年始尊祀表章于今之賢侯  
亦可謂盛哉按臯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  
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合大學之道  
至于安民知人之論又必本于兢業信所  
謂朕言惠可底行俾來學于斯者服行其  
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蔚興用于邦國  
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訥君子是州以清  
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以選  
來官于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  
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之



王左山房記己丑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

君之居踞樂平東三十有五里曰劉坊又

曰流芳劉氏由大梁來遷者十有二世矣

自流芳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

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蛇行五里許寬

平多水田四山周環如張幕縈名曰尚忠

又並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隄



中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又有支  
山拱衛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  
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  
任南還謀樹屋三楹於小山之麓覆以白  
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左之才而  
世不用者悉圖于壁而詳言其出處始終  
于上屋前鑿之池種蓮中寘石刻周元公  
愛蓮說小山上雜植松檜異石兩旁之山

有竹木桃梅之屬有良田可藝杭稔清湛  
然垂簷簞為宜天氣清即奉其親嬉遊終  
日乃歸景陽來屬余記其所謂山房按樂  
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  
于此在象山中最為雄秀蓋勝處也景陽  
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紛華樂山  
林之幽獨其遠識高趣豈他人所能及哉  
乃若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



之澤如彼其深長聞者其可不思也夫至  
圖于壁者其才皆足輔其君成文武之業  
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于當日  
或浮沉于下寮或老死于草野斯世  
斯民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  
可勝嘆哉然而仕止久速各惟其時者其  
惟孔子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蹈中庸之行  
乃所願則學孔子之所以異也

雲林圖記 庚寅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由大庾嶺歷贛建  
昌之南境至樛嶺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  
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所至烏佩  
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珮處過大和山  
小和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  
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者  
曰不准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



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  
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  
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  
內多有其祠焉其左曰厓山山勢起伏九  
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  
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  
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磴有深潭廣一畝古  
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

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  
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聞爾貧雖  
雨方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  
石上涂窅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  
謂客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惟嗜  
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客然後得雨  
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秦龍僧某守惡其  
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



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  
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  
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  
號忠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  
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  
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峰方仲永  
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  
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閣甚險絕余  
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  
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太原  
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  
前人履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涂也  
又常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  
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麓  
至元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君公由邑之梯  
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窓



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  
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  
間有書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父  
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奕具耳蜀郡簡君天  
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謂作雲林圖道士  
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為之圖張彥  
輔真人奉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  
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  
公嘗為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於是  
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  
貝不足為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為余  
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  
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  
號末世之敝也况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  
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皆號雲林子余  
于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乎間以圖



求詩于秘書答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盍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宋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時從其蚤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

詩亦足以自樂也



未效

止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庚寅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

六十有五年縣升為州初廟之成僅有正

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邊候來守

是州舍奠于先聖先師退而徘徊中庭睹

從祀之無所乃謀于僚佐士民首出俸錢

以倡之咸樂于趨事無敢後者既成繪孔

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于壁間



如今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  
學正陳士元與州之士  
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于素惟鄉也疆場  
彼此之時宜興號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  
勃興此邦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  
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通祀孔子而宜  
興之學興于斯時然而歲周甲子而廊廡  
未成而從祀猶闕前乎邊候豈無守令之  
良顧乃涖政濶疏漫不加息蓋猶以昔之  
宜興視之然則邊候之于仰承國家垂精  
斯文之旨汲汲焉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  
盡心于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  
信乎其可書也候名思誠字明善



無量壽庵記 庚寅

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庵者居士屠君所

建也君名文正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

至孝至元元年大兵驅至開平日夕思念

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因禮拜性

道者為師絕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冀與

母遇始自五年正月元日日誦妙法蓮華

經至初八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食周



月竟九月朔亦如之行住坐卧叫佛一聲  
恍然如見其母恒以清旦誦四聖真詮臨  
暮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拜乃寐十有一  
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華菴滿禪師于慶  
壽寺滿號之曰居士時宋己內附疆宇混  
一私喜可見其母亟馳書候之則知北來  
之明年母已沒矣居士擗踊號慟若不欲  
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士百餘人建白蓮

社廿有一年出己貲七百貫買地十畝于  
太廟之西作無量壽菴樹佛殿四楹屋宇  
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木廿有  
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戒其言  
曰諸佛菩薩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  
修越七日晡時至當去至是日己卯沐浴  
更衣書頌畢隱几而坐俄有白虹從西南  
下垂菴中廣數丈如飛橋微雨道灑門人



舉佛號五聲竟作禮跏趺而逝口吐異香  
彌日不散葬諸太史莊之阡子覺與善繼  
其志皇慶二年遇灾菴盡燬覺與哀哀金于  
好施者復謀營建未幾規制悉還其舊覺  
興又沒其徒魏守溪請于鄰之大長者翰  
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兒公曰昔先師之  
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守  
溪之責也公以命史官危素按宋通判顛  
州事尹應元所撰道行碑而知居士之慕  
其親若是其至及世祖皇帝誕降之辰  
用其法所天永命故菴名之曰無量壽充  
其事親與君之心可為孝子為忠臣是宜  
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此菴匪獨求  
夫福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庚寅

昔余好遊觀名山往來廣信之境由龍虎  
山東行二十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挿  
入天際意其下必有遯世之棲息其間不  
然宜為珍館以居仙者乃至正二年上清  
宮高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槎里者  
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  
極之堂堂東為丹室西為臨清之軒左廡



為神祠右為賓位石室之下積水為池夫  
旱不竭曰還原池總名曰雲臺東麓初君  
以儒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院陳真師  
某學老莊之道乃果于違世而絕物矣昔  
楚大夫悲世俗之迫隘思輕舉而遠遊慨  
然有志于方仙之學然其術甚微其言甚  
秘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林可謂  
心跡俱超而身名無累人間愛憎喜怒休

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舉不能入其  
中矣是故古之為其學者其跡多在于荒  
厓絕谷人迹罕至之所信乎靈臺之勝惟  
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機辨過人善治  
繁劇而解紛挫銳築斯館也將以佚其老  
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尊師既沒而君  
主之至正九年災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  
敬其所承傳者果若是其重也君之門人



徐廷傑余同郡人屬余為之記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翊正司題名記 庚寅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脩諸官署皆刻碑

題名以為故實翊正司令丞與上幕之賓

稽諸案牘亦礪石列書之屬史官危素為

之記按成宗皇帝即位之始以潛邸怯

伶口民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路民

匠打捕鷹房納縣總管府鑄銀為印章秩

三品其屬提舉司二一曰人匠以董工藝



一曰納祿以治賦役大德元年有旨以所  
降歸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戶置歸德亳州  
等處管民提領隸焉延祐六年勅更名曰  
翊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  
后徃徃親視工事賜勞官曹有差故鹿頂  
龍床輿輦金脊吾殿猶存于局其任不重  
矣于是重其任必簡其官僚昔者由斯而  
進用于政府臺察者徃徃有之修其廉隅  
克勤厥職人臣之義也官于翊正者其任  
之重如此可不慎哉可不勗哉



吏部主事題名記

庚寅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

元之六年始顧今十年而石已盈于是脫

火赤君彥清楊君伯敬齊君允中來為是

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

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實

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

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



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顯  
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  
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于吏部明天下  
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  
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續之署必自主事始  
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  
無所施上無倖進之譏下無淹才之嘆則  
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

可不敬歟



龍山堂記庚寅

端本堂正字玉君景先請余記其居龍山

堂者因誌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  
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  
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  
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  
時之風出於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  
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之輒



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  
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曆中  
黑山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  
遼親祠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  
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厓山而其高秀莫  
與龍山亢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  
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珪字  
蚤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

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  
之耆俊載酒臨眺彈琴詠詩山之浮嵐暖  
翠飄入座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全亭  
于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  
之下結廬授徒者數年他日試藝燕南薦  
名春官對策大廷皆冠多士益知府君之  
善教其子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  
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



是也上下數千年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  
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  
實邇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  
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  
卓識遠見出乎象人柳亦遭時休明卒遂  
其志客有覽觀龍山之勝徘徊斯堂慨然  
思府君之德于百代之下王氏之盛寧有  
既乎

文始道院記

庚寅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其  
間與了然子居相邇及留京師聞了然子  
已棄家為莊民之學宿留于東方出滄海  
之上會稽之人徃徃見之余以恋祿于朝  
不遑裹糧敷求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  
悵然久之客曰子之于了然子殆區中之  
緣而情好之牽爾曾不滿了然子之一哂



蓋了然子善推明其師之說其與弟子言  
有曰太虛無所間玄妙無所為杳冥無邊  
際生育無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啟日月  
由此明萬化從此生宓犧得之而畫八卦  
軒轅得之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  
大禹得之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  
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玄又曰天即地也  
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

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在此  
不可謂之非此不可謂之非彼不可謂之  
在內不可謂之在外混然融然貫通而  
無間者也余于是嘆曰了然子之所造至  
于是乎其學者趙守真與其弟守玄請余  
記其居文始道院其狀曰吾之先子宋有  
屬籍家于海鹽州之安仁橋大父州簽  
書判官廳公事某之所卜也吾父諱時亨



遭宗國顛覆廼着道士服舍宅為崇真菴  
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主至正五年  
吾兄弟聞了然子棲于越上遂延禮以居  
之幸了然子之不吾棄也已而更日文始  
道院菴故有土田悉以供道院之用州之  
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其成道  
院之規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  
家所以紹承先志無敢或怠嗚呼世之人  
枯于血氣之私囿乎器數之末孰知夫道  
之廣大而窺其全體然則了然子之言祭  
然而易見洞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院而  
并書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庚寅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

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榮殿中侍

御史來之邵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

英州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

置十月至惠州寓于合江樓數日遷嘉祐

寺二年三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復遷



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峰在歸  
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  
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于惠再責授  
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  
年徽宗即位召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  
者八年矣紹興初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廬  
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烹羊致奠而  
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

留公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  
之淳祐五年趙公汝馭改創四楹南曰南  
堂北曰北戶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隣堂思  
無邪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  
守郡實公之里人增創來聞亭黑池丹竈  
蔬畦藥圃及睡美軒斜川佳處江山千里  
各有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年  
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處芥稍第



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君克  
恭廼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榮  
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  
公首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地壞至正六年  
僉事周公伯琦至惠敬謁祠下顧瞻徘徊  
會同知總管府事觀廬公治郡政成上下  
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  
燕居殿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

京師屬素述之惟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  
里外俱為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  
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而上  
有仁宗為之君下有韓范富歐為之臣  
一時居顯榮者汲汲焉以薦賢報國為先  
務所以矜嗟獎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  
弟既擢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修  
典禮豈非太平極盛彙征之時歟一旦儉



人用事來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羅織誣  
蔑爭欲致公于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  
曾不若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  
蠅于讒口而反覆切責之也然公于患難  
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文章  
嘗舉柳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  
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則惠之君子俎豆而  
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巫語以招公之  
冤要皆出于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觀廬公  
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  
顯斯文化民成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  
無述也觀廬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  
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總管府達  
魯花赤



石鹿書院記

庚寅

至正六年番禺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

仁縣之瑄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

松樹日光映之莹若膏沐而光采<sup>炯</sup>然飲

之其味如飴象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

始君得勝地于所居之近翦薙榛棘值微

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睨之

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行環以群山中為方



池鑑虛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  
兩石旁倚呀然如蜂蛤有石昂首若靈禽  
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  
其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  
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圓頂方跌若樹  
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  
垤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子是即  
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

為山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  
為亭以志瑞暇日憑虛四顧千里之遠近  
在目曉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  
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也因其媿  
友臨川孔君英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  
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  
百年雖散處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  
君篤于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



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遊行于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渝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化行于一鄉遠而達于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

君字士周

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薛郊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再舉於江西

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

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于宋末因仍簡陋圯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候秉彛與學正豫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華赤高昌候伯不華至首帥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



卜以七月官相建而胡候與鄭君俱以秩  
滿去官于是知州濟南趙候天澤與李君  
至趙候以興學為己任公退即詣學宮晨  
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甄黜聖  
丹漆及聖師象貌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  
之廩入才百有餘石而趙候能以義帥其  
民故民爭歡趨之以成其事惟州之山川  
險塞其人往往尚氣節貴廉恥道之以義

則易于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顧為治者  
多以遐遠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  
使其民陷于罪罟而莫知恤今州之大夫  
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  
當為豈非賢哉抑是邦之前修則有桂州  
節度判官孫公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曾  
公興宗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



而二君子之言論風旨存乎方策者則有  
未盡消磨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諸  
生之遊于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  
于鄉之先達然後可上窺孔子之門墻而  
入于官可不勉諸素因嘉州之大夫知政  
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于是乎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辛卯

春耕五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

甯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

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

盖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

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請于侯曰

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

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迺率



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  
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  
于甯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名教為  
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  
石請子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  
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  
幾廿年矣朱氏以純茂篤寔切已致思用  
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凶柄國詆排正  
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  
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設星馳弔哭服心  
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  
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  
遠矣來遊于斯者憑高而四顧山高川迴  
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趨細故芥蒂  
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  
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



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  
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  
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爾  
蓋矣夫蓋七德皆夢高而四歸山高既  
歸于高則其端然也為是各其數皆章  
樂其平便于民也夫轉與之成素非世  
數盡矣夫故少壯而弱弱而老矣夫  
學在尊善誠方知學常藉古其禍魯公孫

賑卹樂戶記  
辛卯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  
詔曲阜孔  
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禮樂者絡驛傳徙諸

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  
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  
萬戶嚴公忠範言宮縣二舞工人未備請  
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  
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



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sup>止</sup>留九十有二  
戶餘遣之還取京師旁近諸生三百八十  
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二月太常寺官  
太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  
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  
五十貫丞相桑葛枋國廼征其賦役司徒  
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曰可成宗皇帝  
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赤察兒大司徒兀

都帶兩公請賑其乏詔賜御史臺贓罰  
錢八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武宗皇  
帝有事于太廟禮樂愬于上前詔丞相

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  
者二初賜幣帛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  
幣帛各二束仁宗皇帝皇慶二年人  
賜幣三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  
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



五束綿四百四十五斤仍命中書與之糧  
食至正三年題今上皇帝享帝帝南郊  
丞相脫脫公請于上上人賜鈔百五十  
貫從之十一年春丞相再攝祀先農  
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卜顏帖木兒  
復以為言得戶賜鈔三百五十貫

職史官請書其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遑  
于是協律郎邢敬忠禾規以余危

為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叙  
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于禮樂錫賚優渥  
而恩澤深醲若乃明律呂之原通制作之  
義其功至于舞百獸而來儀鳳固臣下之  
職也



趙氏家法記

辛卯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曰榮祖字紹先

敬祖字顯卿昆弟素相友愛臨財能讓顯

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滿代還以

疾卒于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蘇因中風

疾顯卿之配劉歸才三年至是年廿有五

以志節自誓未四日生遺腹子紹先喜

甚力疾禱于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保此



孤兒幸不絕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于劉劉流涕固辭曰某年幼于事未通曉嫂氏為家長其當任其勞可也于是事無鉅細一一咨決于徐娣如織紉以為生保育其孤再七歲即命入學至冠猶從外傅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廩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顧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待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于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于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求醫藥晝夜不就寢惟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氏寡姊



至元元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  
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設于  
外家遣童兒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設于  
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  
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之感涕改方城尉  
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  
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  
上其事于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

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  
乎此則論胥入于禽獸鬼域天典民彝壞  
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萬里之所法則幸

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明天子在上  
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  
孰有先于此者哉廼著趙氏家法記異時  
秉史筆者尚有徵于斯文



東文筆皆尚古體元二年從弟說子  
應亦遠字允恭洛陽舊縣人魯去時與和  
勤其字里以表譽遂居山以林管密以變  
西首負學遠入出半其間師師氏子或工  
屬不下外蘇京師四千里之世去陳季  
平此即前書以子高禮與融夫與為乘數  
守蓋亦言其事未感孝節義不與天隔由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辛卯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畫像寄余于京師余

肅容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嘆其生

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

以窺其容顏于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

強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

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叟

少至孝紹熙間伏闕上書請立甯宗為太



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  
公彥楠薦授迪功郎監衡州來陽縣戶部  
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來陽安仁二縣有  
聲治攸縣冤獄多所平反累贈大中大夫  
六世祖諱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  
第授迪功郎濠州司戶叅軍辟淮西轉  
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轉從事郎權  
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轉承  
直郎論邊事尤剴切辟浙西制置司準備  
差遣轉奏議郎權提領封樁所幹辦公事  
通判通州提督天賜鹽場改知黃州黃  
岡縣權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監行石  
都奏院出為淮東制置使司叅議官轉承  
議郎知高郵軍兼淮東提點刑獄遷大理  
寺簿權知甯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  
朝奉大夫改湖北轉運判官兼安撫制置



司叅議權知鄂州轉朝散大夫直秘閣知  
鄂州兼湖北路轉運判官升直寶謨閣計  
度轉運副使兼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  
大夫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依舊  
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進直文華閣  
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轉中奉大夫  
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  
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文字兼

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特授中大夫樞  
密院檢詳文字依舊直華文閣提舉成都  
府玉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江西安  
撫副使兼知吉州秘書郎歐陽公守道稱  
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字以寬和鎮壓以嚴  
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  
祖諱安中字仲和貢于江西轉運使恩授  
登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



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机宜文字  
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于  
江西循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  
元永字正之西貢于江西轉運司吉內附  
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  
南雄路總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  
夫瓊州安撫副使祖諱泰登字則平為湖  
南儒學副使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東

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  
使安南不辱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  
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領南廣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  
南任任風紀最有聲者父名憲孫字景  
以恬于進取蚤納其祿武昌路總管府推  
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呼宋  
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



漸盡何可勝數蕭氏之子孫祿仕者猶數  
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之所施于人者  
久而不忘抑有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  
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掇其大要而為是記

掌山陳氏尚德堂記

瀏陽陳君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

自著家規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

其子順孫舉進士授邵陽丞將歸榮其親

則過余求為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

由小學大學循序而進講明修身齊家之

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文辭以鈞聲利祭

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



儀著為成書母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  
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  
覘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女婦居內童  
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  
而已子婦定省毋闕廢臨事絀已奉公或  
教之不從則婦出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  
法取婦毋苟利其資產家事之三年以次  
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  
之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  
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十有二斤取  
紡纊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浴絲  
織綾絹者六十有一尺子一尺女子三十  
有一尺子一尺能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  
必紀于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  
昏酌酢私親餽遺一取諸公庫定為品節  
毋過于奢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庫僕



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比也然其  
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本其在于斯乎嗟  
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  
不尚而惟力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  
以嬴秦之強虎視六合而威震諸侯曾不  
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况一家乎  
是以知力之不足<sup>足特</sup>持蓋如此夫且所謂德  
者本之吾所固有而非自外至亦何為而  
不尚之哉今君以處之家規肅肅乎區畫  
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其為子若  
孫者夙興夜寐毋喪厥德則其興也將繇  
繇而未艾九江之宗家不獨專美于前矣  
是為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壬辰

古

今

年

變

而

素既

銘

宋

正

言

陳

公

長

元

可復

請

記

其

家

之

樓

曰

世

家

福

之

長

樂

所

居

之

東

上

世

講

學

之

地

昔

五

世

呂

成

公

工

部

侍

郎

四

明

同

舍

又

同

擢

隆

興

進

士

府

君

幼

則

匿

膏

油

夜

誦

婦投之以心而責其成此其大凡也蓋其  
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定本其存于斯乎  
乎其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  
莫尚尚德堂始是時未有不傾覆敗裂者  
繼而未有此也又宗會而德業美乎肯矣  
繼而興於其世身而德限其興也德綿  
是繼繼而德繼之德而德之德其德者  
德而德之德而德之德而德之德而德之  
德而德之德而德之德而德之德而德之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  
可復請記其家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  
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樓三間乃  
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  
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獻公為  
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  
府君幼則匿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聞般



若寺曉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  
樓逮于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  
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君還自燕薊乃  
圖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  
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  
龜不之儀型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  
懼無以繼序世業願為之記俾來者勿替  
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

慨焉以嘆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  
弗墜者鮮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  
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多至于  
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  
正言公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  
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吾徒于  
陳氏喜說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于夏



殷之禮以為祀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  
之湮沒則攷據無其書賢哲之論亡則咨  
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祀宋之有國  
而猶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  
地而能保其詩書之緒于世代更革之後  
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徵于吾言怡  
可字通理

揚州正勝寺記

壬辰

有為浮圖氏學者唐廣明二年建寺于揚  
州郡城北鄉南進賢坊賜額為興教禪寺  
五代燬于兵宋建隆二年僧德欽迺重修  
創大中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勝尋復湮  
廢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苦行務  
興其教有董評事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  
大隱菴菴在北進賢坊之念佛菴基廣五



畝百六十步如祖增加營葺廣其殿堂以  
安徒衆淳熙十四年請于州移正勝以為  
今額如祖示寂楚州淨慧院僧師謙號普  
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十  
有七一善妙善億善倚善德相繼住持  
景定二年夏寺復燬善德持鉢化金建立  
殿堂郡人謝都機者施財為塑佛像作藏  
室以貯經揚既歸職方江淮諸路設釋教

總攝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  
徒宗祐領寺事加號崇理昌化大師判教  
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久之棟楹梁桶腐  
黑撓折延祐元年宗祐迺撤而新之益加  
宏壯其徒了忠裝飾靈山九士諸天像又  
建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楹丈作方丈以為  
燕休之所至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  
藏殿庫小復謀崇廣於是殿堂門廡庖湍



庫庾始獲工完繚以周垣繪以丹碧大勝  
前觀先是如祖乞米飯僧迨咸淳間善德  
始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七  
百餘步于城北以藏遺骨塔南有屋五楹  
以供祀事了靖所構也厥後宗祐了榮道  
元了恭了真了泰先後增土田若干頃時  
則有若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  
力以相其成者道通照行進道濟道成道

秀云至正十二年道秀領道住事謂創寺  
迄今歲四百年其興廢之故久而無所考  
證因屬僧行海撰次事介京師安靜寺住  
持僧行璽請余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  
國而尊崇護衛莫盛于本朝揚為南北  
之要衝達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  
居積貨財之淵藪其成此固不可以為甚  
難然猶經營數十年而後大完以是推之



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成之  
之艱則不至于壞雖壞必至于復興吾於  
正勝觀之矣臨八卦來無盡日譜商大賈  
圖而尊崇莫莫海江肯塔牌蘇為南此  
林謝以靈詩余蓋以時蓋新必證我榮中  
豈因高計而新對志事不京朝若替吉卦  
茲今歲四月本典典卷上若又而無耐卷  
悉云至五十二平並子臨蓋卦書體儉卷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壬辰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閭同子伴讀高  
健寔作太行書院健之初則慕學聘儒先  
生講道于家春秋丁日及月朔望縣先聖  
畫像行釋奠釋菜禮其先君子懼其褻也  
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  
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庖  
稟莫不具完為屋于杏壇之側以祠鄉先



賢訪其遺像悉圖于壁間晉中書舍人賈  
公縉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  
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史  
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  
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  
雖世居太原嘗買宅于獲鹿其女子子又  
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健之游于成均與安  
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慶師文翔

抵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嘆曰中州  
自金原氏兵革糜爛衣冠掃蕩幾盡迨于  
本朝雖沐浴教聖之澤而生氣猶有未復  
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  
何其偉哉雖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  
生于社健其習于禮者歟按中書不幸生  
干戈之際猶篤好史學憂唐之事荒忍無  
考乃著唐年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



易春秋進講疏林瑀年月傳會易算之失  
皆有功于名教蔡元兩公之與學雄文無  
震耀窮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被  
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  
公者固已刻諸琬琰而盛傳于世此數君  
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邑所當崇敬  
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遊來歌于此瞻  
昔賢于一堂懷英風于千古其亦有所感  
發者乎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毋自  
畫焉可也



揚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塑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像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于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于江都縣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

其志揚州普門禪菴記壬辰

揚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

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

塑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像建法堂六

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

十有七畝于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

于江都縣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

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



鉢不蓄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于山  
輦石于淵捐金于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  
前淮東宣慰使鐵木禿古思實始終相成  
之無土田以為恒產乞食以給眾揚為南  
北都會其遊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菴  
待之未嘗厭倦又制為規訓戒厲將來令  
甲乙以次相傳于後年七十有五而終用  
其法茶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于蒙山

異禪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  
願清普賢妙道智慧圓明真宗可紹志如  
所度之弟子曰常貴正順和成堅用應壽  
仙真因定惠戒觀實正林信妙善滿行住  
了心恭俊清福賢皆冠以行字從其師之  
命也至正十二年行戒領菴事乃具營造  
歲月師弟子傳序因京師安靜寺行璽求  
為之記余聞異禪師振其道于江左當時



學者多歸向之蓋其所造詣甚深非紛紛  
假托欺誑以從事乎口耳者也故志之建  
此菴豈苟焉安逸于旦暮之頃是以迄今  
恪遵律度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  
堅定而不遷汨撓而不變是在夫遊其門  
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志哉

西公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癸巳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

侍書學士虞公集寶記之未及大完而山

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達魯華赤馬合

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

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

顏子之侑坐肇于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



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  
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  
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  
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  
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  
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  
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  
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

聖經依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明名列次

配侑東坐西向于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

顏為復聖公曾為述聖公思為宗聖公孟

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一代之典可謂

備矣馬合麻君作邑于聖賢之邦欽承

上意克修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

已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

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



方力抗<sup>王</sup>師鄒之為縣密迩其境朝廷憂  
其供億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  
之軍旅繹騷君應荅靡有凝滯將士觀悅  
及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  
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  
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藏祀致齋  
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  
配享未備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

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  
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德容晬溫觀者肅  
敬蓋啟聖王與夫人顏旦禱于是山神秀  
所鍾篤生聖哲繼天開靈萬世永賴所以  
紹斯道傳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  
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于方策非  
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于諸生  
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晉燕其... 不遊... 其境... 朝... 憂  
四... 學... 不... 學... 也... 區... 大... 春... 冬... 暨... 于... 諸... 生  
吐... 其... 吳... 漢... 出... 此... 諸... 業... 尚... 遠... 事... 于... 衣... 粟... 非  
此... 陳... 莊... 樂... 謝... 覽... 婚... 言... 子... 純... 四... 公... 公... 女... 然... 古  
祖... 甄... 蕭... 主... 望... 世... 統... 天... 闕... 靈... 萬... 世... 永... 賤... 所... 必  
婚... 蓋... 始... 望... 王... 興... 夫... 合... 醮... 且... 壽... 于... 吳... 九... 軀... 所  
曾... 未... 獲... 良... 而... 工... 奇... 舉... 聖... 賢... 容... 郭... 孟... 騰... 香... 肅  
吏... 李... 丙... 酥... 率... 來... 祖... 邑... 子... 聚... 婚... 所... 其... 出... 際  
處... 一... 金... 谿... 黃... 氏... 墓... 記... 乙... 未... 年... 妻... 子... 避... 難... 由

金谿黃氏墓記

乙未

金谿黃氏告其同邑素曰吾黃氏之先有

國子孫散處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于

漢豫州牧琬孫固至唐監察御史滔之孫

峻避亂徙閩峻孫光仕王氏官諫議大夫

分其子散居他郡今邵武南城臨川多其

後也徙撫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

金谿又有居板橋永南曹洲紅門相去環



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于陶祚生述述生  
淳漢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  
世孫衛以周禮貢于鄉上名春官行至安  
仁沒焉其子裳年十有一聞喪號泣扶柩  
族人憐之提携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  
其地母熊氏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  
一至父墓安<sub>仁</sub>有王氏哀其志舍于家妻  
之<sub>以</sub>女生子曰有慶<sub>以</sub>之挈妻子還鄉田

廬為他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州有  
慶築室母墓左躬耕給食秋冬則輦鹽于  
家貿易米粟來年夏輒平價予鄰人然家  
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恒為哉二子元  
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當習而  
祖業可也卒葬洪原配饒氏葬辛方元吉  
弟兄居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論說  
終日自初至耄未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



哲卒葬化原配丁氏葬蕪原元亨生朝華  
朝俊卒葬湖州配丘氏葬夏阮朝美瑞愿  
似不能言嘗從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  
行歸州守雷黥參族人聞之曰此兒他日  
必為君子以女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黃氏  
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于蒙卦名其室  
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坐而逝  
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原朝哲嘗避亂

負其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  
足食兄兄不忍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  
南使民作海艘乃囊其私財就役不以煩  
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氏取  
已資裝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  
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  
卒葬蘇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蓋  
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



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茹按  
法斬之衆驚曰黃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  
乎生元老敬老四老卒葬湖州配張氏葬  
夏阮四世墳墓皆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徙  
南城官和鄉翁原亦和易歲一還故鄉會  
宗族老不能行令子亦如此生允學允定  
允恂卒葬所居傍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  
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暉旆元老生觀生

敬老無後回老生順生

允學生騏麟

允定坐驥允恂生滌淵昔從祖元亨嘗作  
族譜由貢士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  
梧桐餘已莫詳所葬由諱棠府君而下墳  
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  
今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  
夫生死年月復有遺忘者宗族離散念念  
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二遺善子



能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子其母讓  
素之太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  
後而嘒結交歲行兩紀觀其所述庶幾孝  
子慈孫之情哉周官之設墓人以掌茔墓  
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嘒之慮患若是其遠  
也

中書南豐曾氏祠堂記

宋之盛時曾氏顯于南豐有浮圖之宮曰

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他郡因定

居焉至于國朝祠亦圯壞沂國公諱仁旺

九世孫知南安軍冲子家于金谿有薦于

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

司事到官未久而歸問則命族弟三德至

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堂于金谿



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  
八年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修壞補  
敝棟宇采章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黃君喟  
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熟聞  
曾氏故事况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  
和府君其伯氏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  
焉素嘗數過南原之祠瞻拜遺像退而讀  
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

至于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  
城陳先生真定諱非翁公維延平楊文靖  
公新安汪公藻南唐江文忠公我朝盱江  
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  
光華如列為之反復嘉歎者久之然則曾  
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當致力而已古者  
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南  
豐今雖為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



王鉅儒名臣正士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  
于隣國領郡縣之吏與夫鄉之學者有不  
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  
嚴其祀事其賢于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  
燹之後盍亦購求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  
之君子則素他日乞身于朝歸與俊彥  
之士沉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  
者文昭嘗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

熙使併刻諸







未嘗覲面者鄉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  
之哉又安敢望其修子孫後世通家之好  
哉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闕諸且本朝  
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日之所當急者  
乘傳為先務使者勞牛道塗晝夜不息芻  
粟踊貴而難戶調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  
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違言日同堂  
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  
以貽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善嘗  
慨然于斯由是知六曹設官所以綱維庶  
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曠廢天職其敝  
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靜脩書院記

高天天下既沒之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天下既沒之

七年新安縣三臺鄉作顯祠以祀之并立

孔子廟與明倫堂諸生齋室皇慶元年間

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

號也蓋三臺皆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

至剛與先生友善間往造輒為旬月之留

至剛之子秦及劉英李蒙王果李真從先



生游英早歲為吏一旦幡然折節為學故  
先生始則距之甚嚴終則與之至厚至是  
首倡祀事何平章埽留守不荅實里各發  
金幣俾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  
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力也至元五年縣  
達魯華赤不華裊山長王朝佐始構兩廡  
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來未有識書  
院之顛末俾後傳焉者非闕典歟至正十

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  
然以是為己任謀與縣尹中山劉得亨創  
建神門畫秦等四人像以侑食郡達魯華  
赤鎖住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  
祿命滿城縣達魯華赤海壽取碑材于西  
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來助他日公  
使吏來屬素為之記於乎去古既遠世之  
風俗賴以不墜者不在乎世之君子者乎



先生生大阿之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  
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罄南山之竹極其  
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  
學於斯讀先生之遺書於是窺其門戶望  
其宮牆入其突與吾力追先生之遺躅於  
百世之上庶幾乎此書院之作然則英也  
不獨服勤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於後來  
之後彥豈曰小補之哉願今用兵河南共  
億無藝守令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  
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先務其牽聯得書  
者以此



先生生大阿之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  
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登南山之竹極其  
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末  
學於斯請先生之遺書於是窺其門方望  
其官場入其奧與先生之遺編於  
番心此  
澤心圖  
不泯不歸  
矣哉其  
章輒  
書  
意無  
蘇  
中  
令  
士  
為  
卒  
翁  
為  
志  
修  
家  
為





